

第三十二回 錢林聞信忙奔走 童仁飛報進都城

話言假小姐手持剪刀，恨了一聲，罵道：“奸賊你也有今日。”用剪刀刺去，入肉已一寸多深，花文芳那裏料他行刺，大叫一聲，跌下床來，在踏凳上面亂滾，鮮血直流，忍著疼掙著爬起來，就奔房門，實指望開門逃出。假小姐被他翻跌在地，見他去開門，連忙爬起來拿起剪刀罵聲：“奸賊，那裏走？”花文芳正欲開門，忽被一陣陰風吹得花文芳毛骨悚然，抬頭一看，見一婦人鮮血淋淋，罵道：“奸賊還我命來。”花文芳仔細一看，乃是春英，嚇了一跳。那春英向花文芳劈面一掌，花文芳哼了一聲跌倒在地。連忙爬起來又奔房門，拍頭一看，看見門旁站立一個大漢，青面獠牙，蓬頭赤腳，手中提著兩口朴刀，渾身掛著許多人頭，阻住去路。花文芳看見這般形狀，大叫一聲，跌倒在地，再也爬不起來。假小姐見花文芳在地下亂滾，正待用剪刀復刺，抬起頭來見壁上掛著一口寶劍，忙去抽出來，舉起一劍砍來項下，結果了奸賊的性命。假小姐尤恐不死，又一連砍了幾劍，見他不會動，方纔放手。正是：

閻王注定三更死，誰敢留人到五更。

假小姐砍死花文芳，神魂皆散，不覺一陣昏迷，就倒在屍首旁邊，手中寶劍吊落地板之上，一個時辰方纔醒來。睜眼一看，見奸賊已死，大仇方雪。天明伊母知道，豈肯干休？不若就劍自刎，以報馮郎、小姐二人罷了。正待要去拾來那口寶劍，猛聽得“叮噠”一聲響，就起在半空中飛去了，不見蹤影。看官，你道奇也不奇？這口寶劍，原是當日馬雲在五柳園，相贈湯彪，湯彪因見花文芳愛他，故此轉贈與他，誰知今日斷送自己性命，卻是前生注定。故此寶劍飛去，翠秀不該死，後來還要受朝廷封誥為貞烈夫人，此係後話不題。

且說花文芳所見門旁大漢，卻是何人？原來是個殺神，凡人起意殺人，就是這個殺神相隨，翠秀是個軟弱女子，為何連砍三劍？一者是殺神護佑；二者是春英冤魂要命；三者是花文芳一生作惡報應。正是：

嫩草怕霜霜怕日，惡人自有惡人磨。

不一時殺神退去，魂魄歸身，春英冤魂亦散，假小姐見寶劍不在，慢慢爬起來，連四兩氣力全無，思量解下汗巾自縊，行至床邊，不覺昏迷，倒在床頭淨桶巷內，如醉如癡，就睡著在地下了。

看官，你道這相府中，許多丫頭、僕婦，難道這等驚天動地，為何不知？這卻有個原故。那些丫頭、僕婦連日為娶小夫人忙了十多天，沒有睡著覺，今日小夫人又賞酒席，大家又多喫了幾杯酒，倒了頭就呼呼睡著，那知道房裏殺人？一覺醒來走至房外聽了一聽，不見動靜，各各放心去梳洗。梳洗完了，又走來伺候，聽了一會，房中還是靜悄悄的。天色漸漸明了，小夫人還未起來梳洗，倘有賀客到來，老夫人豈不責備我們？又不敢推門進去，恐大爺責備我們。

又等了一會，天色大亮，內中有個膽大丫頭道：“你們怕罵，待我進去，請他起來。”把門推開，祇見房中殘燈未盡，他卻奔床邊走去，不防足下被屍首一絆，跌在上面，也不知是甚麼東西。把手去一摸，高聲問道：“你是何人倒在地下？”慌忙爬起，燈下一看，兩手鮮血，嚇得魂不附體。口中叫道：“你們快些進來！不好，殺死人了。”外邊婦人望裏一擁而進，將燈一照，祇見地下睡倒一人，渾身是血，仔細一看，方知是公子。

大家喊叫起來，驚動合府，眾人擠了一房。飛報與老太太知道，花老夫人聽得此言，驚駭不醒人事，半晌方哭出來，著起衣服，蓬頭赤腳，婦女攙扶，直奔新人房中，哭著到來，看見屍首抱住大哭，哭了一會問道：“小夫人在那裏？”丫頭執燈尋到床頭，祇見小夫人倒在地下。叫道：“小夫人在此。”太太聽了，快把小夫人攙扶起來，服侍上床，眾丫頭伏侍已畢，假小姐上了床。

看官，你道翠秀滿身血跡，為何眾人看不出來？祇因他身上穿的是大紅，紅上加血，一時卻難看出。太太帶哭走近床邊叫道：“我的媳婦兒呀，你丈夫被那個殺死？快快說來，好替你丈夫報仇。”翠秀也不做聲，祇是咽咽的哭。太太見他哭泣，復走到屍首旁邊抱住大哭，叫道：“我兒死得好苦，為娘看見好不傷心。”哭了一會，吩咐家人快把舅老爺請來，家人不敢怠慢，飛奔去了。

再言錢林次日清早起來，開門的合了禮物，著人挑了送至花府，門公不在，直至新人房下，忽聽小姐在房哭泣聲音，走到房首一看，祇見許多婦女，哄哄忙亂。花太太蓬著頭，坐在地下抱著屍首痛哭，卻不曉得是何人？恰恰有個小丫頭從房中走出，一手拉住道：“姐姐，你家中死的何人？太太為何哭他呢？”那小丫頭答應道：“你如今還不曉得麼？這地下死的就是你家姑爺，我家公子。昨晚好好進房，夜間不知被何人殺死？”

錢家家人一聞此言，向外沒命的就跑，祇嚇得他魂飛天外，魄散飛霄。出了相府，一路飛跑，來至家中，到裏面慌慌張張沒命的喊道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相公在那裏？”裏面答應，相公在太太房中請安，你為何這等光景。家人也不理他，竟自飛跑至房中叫道：“不好了！”太太正與公子說話，聽見喫了一驚，問道：“你到他家回來，因何事這等慌張？快快說與我們知道。”家人此時，跑得甚急，連話也說不出來了，祇見他把兩手亂搖。錢林道：“他是老人家，想必一路跑急了，你且喘喘氣，慢慢的再將事情說來。”那家人定了一會，喘氣纔平。叫道：“太太，公子，老奴適纔奉命送那開門合子，到花府中去，一直走至內堂，祇聽得新人房中哭泣之聲，走進一看，祇見地下睡著一個死屍。花太太坐在地下，抱住大哭。老奴問那小丫鬟是何人？小丫鬟回我道：“是他家公子，我家姑爺，昨夜不知被何人殺死？”老奴聽了，飛奔回來報信。太太、公子嚇得魂不附體，默了半晌，錢林叫道：“母親，我知道了。”太太驚問道：“我兒你知道甚麼了？”錢林道：“殺花文芳的不是別人，必是翠秀妹妹，一定無疑。”太太驚問道：“你如何知道是他殺的？”錢林道：“他昨拜別時節，叫我尋個僻靜處讀書去避避，於今他把花文芳殺死，豈不連累於我？”太太一聽，登時昏倒在地。

不知好歹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